

聊斋志异选评

题材广泛的《聊斋志异》堪称一部生活百科全书，人情、民俗、科场内外、吏治、商业活动、民间工艺等等各个领域，无不有所涉及，人物上也是三教九流，无所不赅，仅此一点也是能此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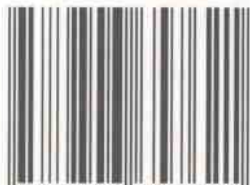
◎ 杨义 主编 刘方喜 选注·译评



本套丛书择取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史作品中最光辉灿烂的精华，它们不只文采斐然，更代表了所处时代的思想先声。国内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之一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知名学者，沉浸其间，含英咀华，倾学识与才力对这些经典作品作出了深入浅出的注释、串讲与评析，引领读者进入更高远广阔的文史天地。

《聊斋志异》乃「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」，它一方面记载了各类奇异传闻，另一方面收录了作者情节曲折、形象生动的精心结撰之作，多为描写花妖狐魅、神仙鬼怪等非人形象的奇幻故事，题材广泛，语言精炼，辞汇丰富，辞采璨然。本书挑选了其中的二十五篇，评释精当，图文并茂，将帮助读者对这部文学大作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。

ISBN 7-80665-762-2



9 787806 657621 >

ISBN 7-80665-762-2/I·775 定价: 18 元

中国文史经典讲堂

聊斋志异选评

中国文史经典讲堂

聊斋志异选评

编选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主编 杨义 副主编 刘跃进
选注·译评 刘方喜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斋志异选评/刘方喜选注、译评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6
(中国文史经典讲堂/杨义主编)
ISBN 7-80665-762-2

I. 聊... II. 刘... III. 聊斋志异 — 文学研究
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7102 号

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拥有本著作全世界版权, 现授权岳麓书社在
中国内地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简体版。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06-022

中国文史经典讲堂·聊斋志异选评

编选单位: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主 编: 杨 义

副 主 编: 刘跃进

选注·译评: 刘方喜

责任编辑: 戴 茵

装帧设计: 钟文君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 6.75

印数: 1—8,000

ISBN 7-80665-762-2/I·775

定价: 18.00 元

承印: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

邮编: 518111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

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，集中了郑振铎、何其芳、俞平伯、钱锺书、吴世昌、余冠英、孙楷第等知名学者，也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，先后完成了《中国文学史》等集体研究项目及钱锺书《管锥编》等重要学术成果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本丛书主编杨义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，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。代表作有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等。

■ 刘方喜，1966年出生，江苏江都人，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。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及理论、文艺美学等，合著有《全唐诗流派品汇》、《自律与他律》等书。



主编的话

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，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；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文化也日益显现出它的夺目光彩。华夏五千年文明，就是我们民族生生不已的活水源头，就是我们民族卓然独立的自下而上之根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为探寻这活水源头，为培植这生存之根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多年来，一直把文化普及工作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，并为此作了大量的、卓有成效的工作。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文学研究所就集中智慧，着手编纂《文学概论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等通论性的论著。与此同时，像余冠英先生的《乐府诗选》（1953年出版）、《三曹诗选》（1956年出版）、《汉魏六朝诗选》（1958年出版），王伯祥先生的《史记选》（1957年出版），钱鍾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（1958年出版），俞平伯先生的《唐宋词选释》（初名《唐宋词选》，1962年内部印行，1978年正式出版），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编选的《唐诗选》等大专家编写的文学读本也先后问世，印行数十万册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。进入新的时期，文学研究所秉承传统，又陆续编选了《古今文学名篇》、《唐宋名篇》、《台湾爱国诗鉴》等，并在修订《不怕鬼的故事》的基础上新编《不信神的故事》等，赢得了各个方面的赞誉。

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“中国文史经典讲堂”依然是这项工

作的延续。其编选者有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，也有风华正茂的年轻博士，更多的是中青年科研骨干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项有意义的文化普及工作，在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学知识的同时，能够让广大读者从中体味到我们这个民族美好心灵的底蕴。我们诚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前 言

蒲松龄(1640—1715)，清代著名文学家，字留仙，一字剑臣，别号柳泉，山东淄川(今淄博市)人，有《蒲松龄集》，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聊斋志异》则是其代表作。蒲松龄的父亲学识渊博，却连秀才也未考中，后因家境穷困，被迫弃儒经商。蒲松龄从小就热衷科名，十九岁时参加童子试，县、府、道均考第一，颇有文名，极受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赏识，赞他“运笔成风”，补博士弟子员，但此后却屡考不中，直到四十多岁时始补廪膳生，而“五十餘犹不忘进取”。因生活所迫，康熙六年(1667)，蒲松龄曾在淄川东北的丰泉乡王村教馆任职，其一生“五十年以舌耕度日”。康熙九年(1670)，应聘南游做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宾，次年孙调署高邮州，又随往，这段生活使他在对官场和世情等认识上积累下丰富的感性经验。康熙十年(1671)，返回故里，自此，在同邑缙绅家设帐授徒，同时准备应举。康熙十八年(1679)，到缙绅毕家坐馆，直到康熙四十九年(1710)，才撤帐归家，结束“舌耕度日”生涯，这时他已七十一岁，好在毕家藏书甚富，读书极方便。蒲松龄一生从未懈怠举业，应考不下七次，却终未考中举人，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，而四年后便去世。蒲松龄一生著作颇丰，除诗文、《聊斋志异》外，尚存俚曲十四种，其中十三种被辑为《聊斋俚曲集》，这其中又有六种是由《聊斋志异》直接改编而成的。

蒲松龄年轻时就开始写作《聊斋志异》，康熙十八年作《聊斋自志》时，此书已完成很大一部分，但此后还不断有所修改

和增补，一直到他晚年才最后成书，可谓一生心血之结晶。该书未脱稿时就开始在朋友间传阅，深得大文人王士禛赏识。在《聊斋》近五百篇的作品中，一类作品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节，属于各类奇异传闻的简单记录，其中早期作品居多；另一类则是情节曲折、形象生动的精心结撰之作，多为描写花妖狐魅、神仙鬼怪等非人形象的奇幻故事，这类自觉创作的作品文学价值也相对较高。据《三借庐笔谈》记载，蒲松龄常设茶烟于道旁，“见行者过，必强与语，搜奇说异，随人所知”，“偶闻一事，归而粉饰之”，此说未可尽信，但据《聊斋自志》“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夥”，可知《聊斋》很多素材确实来自当时民间和下层文士中间的故事传说。《聊斋》所涉及的地域空间以山东淄川为中心，又辐射向从辽东到海南、从劳山到云南、从福建到西安、从京都到边塞等广大区域，而这种取材范围显然与蒲松龄的生平经历有很大关系。蒲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淄邑和济南之间，虽游历不广，但交游却广，大小官僚，缙绅名士，钅贾裨贩，农夫村妇，仆妾娼妓，乃至赌棍酒鬼，流氓无赖，僧道术士等等，三教九流，各色人等，无不有所接触，当然，接触最多的当是奔竞于科场内外的形形色色的文人举子。文言小说起自六朝志怪而盛于唐代传奇，干宝的《搜神记》是志怪书的代表作，而有唐一代则堪称此一统绪的极盛期，盛而后衰，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认为宋以后的文言小说，“既平实而乏文彩，其传奇，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，拟古且远不逮，更无独创之可言”，“盖传奇风韵，明末实弥漫天下”，数量多了，但

在艺术上却往往平庸而不足道。《聊斋》而后至于清末民初，也还不断出现不少文言小说，如《新齐谐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等，“亦记异事，貌如志怪者流，而盛陈祸福，专主惩劝，已不足以称小说”。在此期间，起源于民间评话的白话小说却不断发展、壮大起来了。恰恰在此文言小说衰、白话小说兴的历史阶段，《聊斋》异军突起，为文言小说一翼的发展别开了一番生面。鲁迅称《聊斋》为“拟晋唐小说”，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，《聊斋》的成功处之一，正在于创造性地做到了“一书兼二体”，从而融通二体，凌驾二体，最终成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。以文、白论，今人大都认为《聊斋》乃“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”，“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”；若以长、短论，则蒲松龄堪称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，白话短篇作者，也罕有可与其媲美者。

题材广泛的《聊斋志异》堪称一部生活百科全书，人情、民俗、科场内外、吏治、商业活动、民间工艺等等各个领域，无不有所涉及，人物上也是三教九流，无所不赅，仅此一点也是前此志怪传奇所无法比拟的。《聊斋》社会批判涉及的方面很多，如《罗刹海市》，作品表层描述的是颠倒、扭曲美丑关系的现象，而所批判的重心却主要在评价人的价值标准中“文章”与“形貌”等关系的颠倒与扭曲。作者批判的矛头更多指向吏治的腐败，在一些并不以批判吏治腐败为主题的作品中，也可见吏治腐败的阴影，如《红玉》、《窦氏》等。《聊斋》社会批判的另一重要对象是黑暗的科场，此类批判最能体现其艺术表现上的特点，即“讽世”与“感怀”的高度统一、真与幻二重世界的对比。如《罗刹海市》的结构是二元的，如果说第

一层（《罗刹》部分）相对侧重于“讽世”的话，那么，第二层（《海市》部分）的加入，则使整篇作品做到了“讽世”与“感怀”的高度交融。《司文郎》也是将感怀与讽世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，而《褚生》、《叶生》等作品的感怀色彩则更强了，作者构筑起幻想世界，于其中或可得到些许短暂的精神抚慰，但作者在清醒之中又击碎了这幻想世界，由此表现出的精神幻灭是何等沉痛乃至惨烈！《聊斋》所幻设的狐鬼世界，一方面，与现实的人间比较起来，男女更容易得到自由的结合，因而于其中可以得到一定的精神抚慰，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诚如今人所觉察到的，“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，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，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”，这恰是作者挥之不去的深层的精神幻灭感造成的。《聊斋》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各种神奇道术的描写，如《劳山道士》、《妖术》、《僮术》、《翩翩》、《画皮》等，总的来说，其区别于古代一般神怪传奇小说之处在于：后者的着重点往往放在方术的神奇上，而《聊斋》的侧重点则在人对待方术的态度上，并以此透视人性的弱点乃至阴暗面，这就赋予其叙述以批判性的思想深度。《聊斋》肯定性的思想意义，主要是通过塑造一系列成功的女性形象、描写男女关系的丰富性等表现出来的。《宦娘》篇直接以男女知音为主题，《娇娜》篇强调女子对于男子来说，“颠倒衣裳”的艳妻不如“色授魂与”的腻友。《聊斋》一方面肯定了情欲相对独立的合理性（享乐性），另一方面揭示了男女之间除了情欲之外还可以产生许多丰富的关系。从男女“力量对比”关系来看，《聊斋》表现“男强女弱”的作品有《聂小倩》、《青风》、《公孙九娘》等，而《聊斋》描写男女关

系成功的作品更多的似乎主要表现为“女强男弱”。《娇娜》中尽管后来男救女，但首先是女救男；在《翩翩》中男主人公简直是被仙女善意地玩弄于股掌之间；《葛巾》中，男主人公常大用在追求女主人公葛巾中战战兢兢、诚惶诚恐，而女主人公葛巾则从容镇定、不慌不忙；《黄英》篇中女主人公是那样从容不迫地降服了男主人公。《婴宁》篇是这类作品中最为成功的篇章之一，婴宁的憨笑中其实隐藏着智慧，以为她憨、痴、呆的男主人公却原来才真正的憨、痴、呆。“女强男弱”中曲折地显露出了人鬼（仙）恋中的男主人公的无力感，这种无力感又是作者无力感的曲折表现，并进而显露出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团体普遍所存在的某种无力感，这就显示出了《聊斋》较大的思想史意义。

《聊斋志异》在人物言语描写方面，可以说是妙语连珠能入《世说》，传神写照堪比唐诗，如《黄英》、《狂生》等篇。《聊斋》语言精炼，辞汇丰富，辞采璨然，句法极富变化，往往在单行奇句中，间用骈词俪语，典雅工丽，优游不迫，形成了文言所特有的那种节奏感，使文言独特的表现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开掘。另一方面，《聊斋》又博采口语，化用方言，使文言这种书面语言形式更加贴近生活，新鲜活泼，比如《翩翩》中两位仙女的对话，写得幽默风趣，极富生活气息。《聊斋》行文极讲“文法”、“笔法”，对此清代评点家多有总结，比如有“转笔”法（《葛巾》）、“蓄笔”法（《王桂庵》），“蓄笔”与“转笔”都可谓“曲笔”，文笔曲折有致是其共同点，还有“双提法”（《晚霞》）等等。再如悬念法、伏笔法、烘托法等等更是在许多作品中有大量运用。《聊斋》对六朝志怪、唐传奇的奇

幻美的创造传统，不仅有所继承，而且有大幅度的发展：寓意性提升了《聊斋》的思想价值，而奇幻美的创造性发展则提升了《聊斋》的审美价值。从意象层来看，《聊斋志异》工于赋物，而其胜处不在“形奇”而在“神幻”。《聊斋》创造出了大量人与物（人以外的狐鬼妖仙等皆可谓之“异物”）幻化而出的幻像，当然并非其中所有幻像都能传神，而其能传神之处在于：幻像不是人与物外形的机械拼合，而是人性与物性的有机融合，比如《葛巾》、《黄英》等篇的形象塑造做到了人性与花性的妙合无间，《绿衣女》篇写得更像一首咏物写人而能传神写照、神韵超然的优雅、纯美的小诗。从意境层来看，《聊斋志异》工于造境，其胜处不在“事奇”而在“境幻”，而最神妙的乃是作者所造“鬼境”。《叶生》篇中，叶生落榜铩羽后喑丧而归，形销骨立，痴若木偶，“无何，寝疾”，“而服药百裹，殊罔所效”，“疾革难遽痊，请先发”，可是“踰数日，门者忽通叶生至”，一个“忽”字加上前面的描写实已足够暗示叶生已死但却不知死，但明伦评点道：“极幻异、极支离事，随笔叙入，了无痕迹。”在此基础上，篇末非常传神地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奇幻的境界氛围。创造幻境的另一佳作是《褚生》篇，陈生随鬼湖上游览，听鬼姬唱歌，“姬戚戚有忧容。刘命之歌，为歌《蒿里》”，“姬起谢，强颜欢笑，乃歌艳曲”，后来“又至皇亲园，见题句犹存，而淡墨依稀，若将磨灭。始悟题者为魂，作者为鬼”，这些描写已够奇幻，而更奇幻的是“魂附体”、“魂出体”两处描写，可以说极尽致幻之能事。从实际的审美效果来看，“形奇”、“事奇”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冲击力，人对待“奇”可能会无动于衷，而

“幻”本身就是通过人的心理感受表现出来的，在欣赏中，只要也只有充分发挥审美想像、充分地进行审美体验体味，就能也才能从“幻”中获得充分的审美享受。除了意象、意境上的传神外，《聊斋志异》在艺术上的另一大民族特色是在风格上的“婉而多讽”，比如《王子安》、《翩翩》、《黄英》等篇都具有这样的艺术特点。

本书选文以张友鹤辑校《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》(中华书局1962年7月北京第1版)为底本，另参考张友鹤选注《聊斋志异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)、朱其铠主编《新注全本聊斋志异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9月北京第1版)等。

目 录

前言	V
聊斋自志	1
劳山道士	4
娇娜	11
妖术	23
叶生	27
青凤	36
画皮	45
婴宁	52
聂小倩	66
红玉	77
翩翩	86
罗刹海市	92
公孙九娘	104
绿衣女	115
窦氏	119
僧术	125
宦娘	128
褚生	137
司文郎	145
狂生	155